

禁治产

L'inter Diction

[法] 巴尔扎克 著



VIDEO CD

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禁治产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

雷等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禁治产/(法)巴尔扎克(Balzac, H.)著;傅雷等译.
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3.4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. 第6辑)
ISBN 7-80179-153-3

I. ①禁… II. ①巴…②傅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8416 号

禁治产

译者:傅 雷等

责任编辑:子 龙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60.5

字 数:4169千字

版 次: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5000册

ISBN 7-80179-153-3/I·006

定价:330.00元(全二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导 读

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(一七九九~一八五〇)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文学家,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,世界文学中卓绝的小说家之一。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。一八一六年入法律学校学习,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,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,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《克伦威尔》却完全失败。尔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,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,出版名著丛书等,均告失败。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,拖累终身,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。一八二九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朱安党人》,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。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,在三十~四十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,终因劳累过度于一八五零年八月十八日与世长辞。作品总集《人间喜剧》包括九十多部小说,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,而且蔚为奇观,成为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壮举。其中不但有像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高老头》、《幻灭》等长篇小说的杰作,而且有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。巴尔扎克叙事的激情和文学的才华至今震撼着人们,他刻画的人物也活在人们心中,其中对社会的批判,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《禁治产》讲述的是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财产进行斗争的事。“禁治产”为法律术语,凡精神失常的人,由法院审定其不能亲自治理财产,而指定监护人代管,其财产就叫“禁治产”。

本书还收入了《苏镇舞会》、《猫打球商店》和《高布赛克》。

目 录

禁治产	(傅雷 译)(1)
猫打球商店	(王席贵 译)(67)
苏镇舞会	(113)
高布赛克	(166)

禁 治 产^①

献给波旁岛总督巴佐什海军准将
感激不尽的作者 巴尔扎克

一八二八年，一天清晨一点钟的时候，圣奥诺雷城关街上，从靠近爱丽舍宫的一所大宅子里走出两个人：一个是当代的名医，叫做荷拉斯·毕安训；一个是巴黎最风雅的人物之一，叫做德·拉斯蒂涅男爵；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各人的车早已打发回家，城关区域连一辆街车都没有，但夜色甚美，街面也很干燥。

欧也纳·德·拉斯蒂涅和毕安训说：“咱们走到大街上再说，俱乐部前面通宵都有车的，等会你把我送回家罢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喂，朋友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”

“你是说那个女的是不是？”医生冷冷的回答。

“噢，毕安训的老脾气又来了。”拉斯蒂涅嚷道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朋友，你提到德·埃斯巴侯爵夫人，像提到一个要进你医院的女病人一样。”

“你要知道我的感想吗，欧也纳？倘若你丢下德·纽沁根太太去勾搭这位侯爵夫人，等于拿一只眼的马去换一匹两眼全瞎的马。”

“纽沁根太太年纪已经三十六了，毕安训！”

“这一位也有三十三了！”医生马上顶了一句。

“最忌妒她的女人也不过说她二十六。”

“好朋友，倘若你存心要知道一个女人的年龄，只要瞧她的太

^① 禁治产为法律术语，凡精神失常之人，由法院审定其不能亲自治理财产，而指定监护人代管，谓之“禁治产”。

阳穴和鼻尖就行了。不管她们运用胭脂花粉的手段多么高明,对这些暴露她们心绪骚动的、铁面无情的证据是毫无办法的。她们每长一岁都在那儿留下一道烙印。等到女人额上的皮肤松下来,有了皱纹,像花一般的蔫了;等到鼻尖上有了小小的粒子,好比英国人家壁炉里烧的煤球,把伦敦像毛毛雨似的布满了看不清的小黑点……那么对不起!她准是三十岁出头了。她可能很美,可能很聪明,可能很温柔,什么都可能,但年龄总是过了三十,到了盛极而衰的阶段。我不责备喜欢这一类妇女的人,可是像你这样的漂亮人物,不应该把二月里的癩皮苹果当做一个在枝头向你微笑,引诱你去咬一口的,又红又白的小苹果。固然爱情从来不查看人家的出生证,没有人爱一个女子是为了她的年纪,为了她长得美或丑,为了她聪明或愚笨,爱就是爱,没有理由的。”

“可是我呀,我爱她的理由才多呢。她是德·埃斯巴侯爵夫人,她是布拉蒙·绍弗里家的小姐,她是社会上的红人,她有感情,她有一双和德·贝里公爵夫人一样美丽的脚,或许还有十万法郎进款,而我有朝一日说不定会娶她!最后,她可以使我改善局面,还清我的债。”

“我以为你早发了财呢,”毕安训打断了拉斯蒂涅的话。

“不错,我有两万法郎进款,刚好开销车马。我在纽沁根事件中栽了筋斗,那件事改日再谈罢。我嫁了两个姊妹,我和你相识以后挣的钱,这是最显著的一笔。但我宁可给她们做陪嫁,不愿意自己有十万法郎利息。现在怎么办呢?我野心勃勃,和纽沁根太太混下去有什么出路呢?再过一年,我就像图书似的给编了号,插上架,跟一个结了婚的人一样。结婚与独身的不愉快,我全有,两种生活的便宜却是连半点都沾不到,老钉着一个女人就会碰到这种僵局。”

“哎!难道你以为这一下交了好运吗?”毕安训说,“你那侯爵夫人,我才看不上呢。”

“你的进步思想把你眼睛蒙蔽了。倘若德·埃斯巴太太变了一

个拉布丹夫人……”^①

“告诉你，朋友，贵族也罢，布尔乔亚也罢，反正她没有灵魂，永远是个自私自利的典型。相信我罢，医生看人看事都有经验，我们之中最厉害的，查验身体的时候会把灵魂也查验出来的。咱们今晚在她客厅里消磨了一个黄昏，尽管客厅那么漂亮，公馆那么富丽堂皇，侯爵夫人可能欠着债呢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不是断定，只是猜测。她提到她的灵魂，好似路易十八提到他的感情一样的虚假。听我说，这个又娇又白、长着栗色头发、为了要人哀怜而无病呻吟的女人，骨子里身子像铁打的，胃口好像狼，气力之大和性格的卑鄙像老虎。要说拿绫罗绸缎来遮盖一个骗局，谁也及不到她遮盖得好。唉，我把她看透了。”

“毕安训，你真使我害怕！咱们在伏盖公寓分手以后，难道你人情世态阅历了不少吗？”

“是的，朋友。从那个时期以后，什么傀儡、木偶、纸人纸马，我见得多了！这般漂亮太太的作风，我也略微知道一些。因为做医生的要保护她们玉体康健，或是照顾她们最贵重的东西——儿女，倘若她们喜欢儿女的话，或是保护她们永远爱惜的容颜。你深更半夜守在她们床头，花尽心血挽救她们的姿色，不管身上哪个部分变了样，都得替她们想办法；事情成功了，还得守口如瓶，替她们保持秘密；过后她们看到账单，却认为你大敲竹杠。谁救了她们的？不是你，而是她们得天独厚！她们非但不颂扬你，反而到处说你坏话，不敢介绍你替她们的好朋友们治病。朋友，你说那些妇女是天仙下凡，我却见惯她们拿下装腔作势的面具，赤裸裸的显出她们的真正心情，正如见惯她们剥下遮盖身体缺陷的衣服，既没有胸搭，也没有功架，那才不美呢。咱们搁浅在伏盖公寓的时代，已经在社

^① 拉布丹夫人，巴尔扎克的小说《公务员》中的女主人公，是个贤淑贞洁、有才学、善交际的布尔乔亚女子。

会的海洋底下看到不少石子,不少垃圾,其实那不算一回事。一朝进了上流社会,我遇到些穿绸着缎的人妖,戴白手套的米旭诺,高官厚爵的波阿雷,比高布赛克老头放高利贷放得更精明的王公大臣!而可耻的是,我想跟德行握手的时候,竟发现他们在顶楼上冷得发抖,受着诽谤,靠一千五百法郎年金或薪水,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,还被认为是疯子、怪物、蠢东西。不错,你的侯爵夫人是一个当令的红人,可是我就讨厌这等女人。让我把理由说给你听。一个心胸高尚,趣味纯洁,性情柔和,感情丰富,生活朴素的女子,在社会上绝对没有走红的机会。你自己去下个断语罢!一个当令的女子和一个当权的男人是一类的,只有一点差别,就是使一个男人爬得比别人高的那些长处,能够造成他的伟大,造成他的光荣;一个称霸一时的女子所靠的本领却是可怕的恶习。她为了遮掩本性,变得凶狠阴险;为了在交际场中钩心斗角,必须在娇弱的外表之下有铜筋铁骨般的身体。用医生的眼光看,胃纳健旺的人,心地决不会好。你那时髦太太毫无感情,只是如醉若狂的寻欢作乐,因为要替她冷冰冰的天性找点儿暖意。她需要刺激,需要享乐,好比一个老头儿站在歌剧院的脚灯前面出神。因为她主意多于感情,所以把朋友和真正的爱情一齐为自己的霸业牺牲,像一个将军为了要打胜仗,不惜把最忠诚的心腹送上火线。走红的女人不能算女人,既不是母亲,也不是妻子,也不是爱人。用医学的术语说,只是一个阴性的头脑,因此一切残酷的特征,你那侯爵夫人应有尽有。她有鸷鸟的嘴巴,明亮而冷酷的眼睛,甜蜜的语言;她像机器上的钢铁一般光滑,她能打动一切,就是不能打动你的心。”

“毕安训,你的话的确有一部分很对。”

“哪里是一部分!简直没有一句不对。她用那种令人难堪的礼貌,要我体会到贵族与我们之间的距离:你以为这种侮辱不刺伤我的心吗?一边想到她的目的,一边看她像猫儿似的跟你亲热,难道我不深深的觉得可怜吗?一年之后,要她写个字条帮我一点儿小忙都不用想。可是今天晚上她对我眉开眼笑,无非因为她的官司

落在我姑丈手里,以为我在姑丈面前有些作用……”

“那么,朋友,你是不是更喜欢她对你不客气?我承认你把时髦女子骂得很对,但你没看到我真正的问题。我理想中的太太始终是德·埃斯巴夫人一流的,而决不是世界上最贞洁、最安静、最多情的女子。娶一个天使吗?那就得躲到穷乡僻壤去享你的清福。一个干政治的人的妻子,必须是一架干政治的机器,一架会恭维奉承,鞠躬行礼的机器;她是野心家所用的第一件工具,最忠心的工具,也是一个代你火中取栗而不会连累你的朋友,随便否认她也没关系。假定穆罕默德生在十九世纪的巴黎,他一定娶一个罗昂家的小姐,^①千伶百俐,花言巧语,像一个大使夫人,足智多谋像费加罗^②。你说的那种多情的妻子帮不了你一点儿忙,一个当令的太太使你要什么有什么。倘若一个男人没有金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门,时髦太太便是划破玻璃的金刚钻,替你把所有的窗都打开来。安分守己的德行只配布尔乔亚有的,野心家自然免不了野心的罪恶。并且,像朗热公爵夫人,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,杜德莱夫人等等的爱情,你以为不能给你极大的快感吗?你才不知道这些女人的严厉矜持,冷若冰霜的态度,反而使她们给你的少许感情格外显得可贵!看到雪地里长出一朵雁来红是多么可喜啊!她们掩在扇子后面对你嫣然一笑,把平日威严庄重的架子都放下了。这一笑可抵得上你布尔乔亚女子的全部恩爱,你说那种恩爱是由于忠诚来的,其实还大有问题,因为爱情方面的忠诚跟投机很相近。何况一个时髦太太,一个布拉蒙·绍弗里家的小姐,也有她的长处。那就是财产、势力、光华、瞧不起一切低级东西的眼光……”

“谢谢罢,”毕安训回答。

拉斯蒂涅笑道:“老糊涂!得了罢,别这么俗气,学学你朋友德

① 罗昂为法国历史上的旧世家,祖先为布列塔尼之王。

② 博马舍的喜剧《塞维勒的理发师》、《费加罗的婚姻》中的主人公,一个足智多谋、聪明机智的仆人。

普兰的榜样,想法去挣一个爵位,得一个勋章,进贵族院,招几个公爵做女婿。”

“这话才是见鬼呢……”

“哟! 哟! 原来你只在医道方面高明,太可惜了。”

“我恨这一类人,最好来一次革命把这般东西斩草除根。”

“那么亲爱的罗伯斯比尔^①,你明儿不去找你姑丈了吗?”

“去的,”毕安训回答,“为了你,要我到地狱里去打水也行……”

“好朋友,你真使我感动;我发过誓,非要把侯爵办到禁治产不可! 喂,我还挤得出一滴少年时代的眼泪来感谢你呢。”

“可是,”毕安训接着说,“我不能保证你在冉-于勒·包比诺那儿如愿以偿。你才不知道他的脾气呢。后天我一定带他去见侯爵夫人,让她自个儿去拉拢吧,只要她有本领。我可不信她会成功。不管有多少公爵夫人,多少山珍海味,或是多少断头台上的铡刀摆在他面前,他都不会动心;哪怕王上答应他进贵族院,上帝答应他做天堂的长老,把炼狱里的收入给他做薪俸,也休想叫他把秤盘里的码子加减一个。他这个法官是铁面无情的。”

两个朋友到了修女大街的拐角儿上,正对着外交部。

毕安训指着部长官邸笑道:“喂,你不是到了府上了吗?”又指着一辆街头的马车说:“我的车也在这儿了。这两句话把咱们的前程包括尽了。”

“你将来能躲到水底下自得其乐,我却永远要浮在水面上跟暴风雨斗争,我沉下去的时候会到你的岩洞里来借宿的,朋友!”

“星期六见!”毕安训回答。

“好罢,”拉斯蒂涅说,“包比诺的事,你答应我了?”

“是的,只要不违背我的良心,我总尽量帮忙。这个禁治产的

^① 罗伯斯比尔(1758~1794),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的领袖,因毕安训说到革命,故拉斯蒂涅以此讽之。

要求,幕后也许还有曲折离奇的故事,像我们在穷途落魄的黄金时代说的德拉摩喇嘛^①。”

拉斯蒂涅眼看街车去远了,心里想:“唉,毕安训这家伙永远是个老实人。”

毕安训早上起来,想到朋友托的那件尴尬事儿,不禁对自己说:“拉斯蒂涅要我办的交涉麻烦透了。但我从来没向姑丈请托过什么官司,我倒替他 *gratis*^② 看了上千病人。再说,咱们向来无所顾忌。他会老实告诉我去还是不去,那不就完了吗?”

那位名医自言自语说了这几句,清早七点便上富阿尔街去了,那儿就住着塞纳省初级法院推事冉-于勒·包比诺先生。

富阿尔这个字古义是干草。十三世纪时的富阿尔街在巴黎是最出名的。正当阿贝拉尔与热尔松两人^③ 的言论震动学术界的时代,巴黎大学的各个学院都在那里。如今它可是第十二区最脏的一条街了,而第十二区又是全巴黎最穷的一个区域;^④ 三分之一的居民冬天都没有取暖的木柴;送进育婴堂的孩子,送进医院的病人,在马路上要饭的,在街头巷尾拾荒的,靠着墙根晒太阳的病病歪歪的老头儿,在广场上闲荡的失业工人,带进违警法庭的被告,大多数是第十二区出身。

这条终年阴湿,阴沟中老是有染坊的黑水向塞纳河流去的街,中段有一幢老屋子,四边石头,中间砌砖,大概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朝代重修过。它的坚固可以用外观来证明,那外观在巴黎的房子中也不算少见:上面受着三层楼与四层楼的压力,下面有底层厚实的墙角支持,夹在中间的二层楼便往两边膨胀,像一个人的肚子。虽有石框支撑,各个窗洞之间的墙初看也像要爆炸似的;但善于观

① 毕安训与欧也纳·德·拉斯蒂涅念大学的时期,同住伏盖公寓;公寓中人常于每字末尾加喇嘛二字以为笑谑,“德拉摩喇嘛”乃以 *DRAME*(戏剧)一字变化而来。

② 见本卷第 320 页注①。

③ 阿贝拉尔(1079~1142)与热尔松(1363~1429)均为法国史上有名的神学家。

④ 巴尔扎克时代之巴黎第十二区即今拉丁区。

察的人立刻会发觉,那是跟博洛涅 斜塔^① 一类的屋子,剥落的旧砖旧石始终屹然保持着它们的重心。因为潮湿,底层坚固的石基一年四季都有半黄不黄的色调与若有若无的水珠。沿着墙根走过的行人会觉得有股阴气,月牙形的界石并保护不了墙角不受车轮碰撞。像所有在私人马车没通行以前盖的屋子一样,半圆形的门洞子低得异乎寻常,好似监狱的门。大门右边有三个窗洞,外面装的铁丝网那么细密,窗上的玻璃又那么肮脏,灰那么多,闲人休想看出里头三间潮湿而黑暗的屋子是做什么用的。左边也有同样的两个窗洞,其中一个窗有时打开着,让你看到门房、门房的妻子、门房的孩子,挤在一块叫嚷嚷,或是做活,或是煮饭,或是吃饭;房内铺着地板,装着板壁,一切都破烂不堪;从外面进去先得走下两个磴级,足见巴黎街面逐渐在增高。大门与楼梯间之间,有一条长长的甬道,弓形的顶上架着刷白的梁木;下雨天有什么过路人进来躲雨,一定忍不住要看看屋子的内部情形。甬道左边有一个小方园子,深与宽都只够你跨四大步;葡萄架上并没葡萄藤;除了两棵树以外也没别的植物,树阴底下的黑泥地上只看见废纸、破碗、破布,和屋顶上掉下来的石灰与瓦片;泥土的性质是长不出东西来的;墙上、树身上、树枝上,日积月累,布满着一层灰土,像煤烟结成的胶。一正一厢的两幢屋子全靠这小园取光。园子的另外两面,是隔邻两所柱头露在外面的房屋,衰败破落,大有坍塌之势。每层楼上都有些特殊的标记说明房客的职业。这儿是用长竿子晾着大绞染色的毛线;那儿是绳上挂着洗过的衬衣;上面又是些木板,摆着装好书脊,四边才刷过仿大理石花纹的书。女人们唱着歌,男人们打着唢呐,孩子们大声嚷嚷,木匠锯着板子,铜匠在车床上吱呀吱呀的车铜片。所有的手工业都凑起来发出声响,因为工具繁多,闹得震耳欲聋。那个所谓过道,既非院子,亦非园子,也不是穹窿形

① 斜塔不独比萨有之,博洛涅亦有二斜塔,建于12世纪初,惟倾斜不及比萨之甚。

的走廊,可是都有点儿像。它的构造是两旁立着许多木柱,本柱底下是石础,每两根柱子的会合点是尖形的。两个拱门朝着小花园,另外两个正对大门。从这两个拱门向里边望去,可以看到一座木楼梯,铁栏杆的形状非常古怪,可见当年一定是镂刻极精的,老朽的磴级走上去摇摇晃晃。每个公寓的门洞子上全是油腻、积垢和灰尘,整个儿变成棕色的了。门倒有内外两重,包着丝绒,镀金剥落的钉子排成菱形。这些豪华的遗迹,说明路易十四时代的住户不是什么大法官,就是什么有钱的教士,或是管田地买卖的收税员等等。但今昔的对比只能令人看了华丽的陈迹发笑。

冉-于勒·包比诺先生住在二层楼上。巴黎屋子的二楼原来就光线不足,这儿因为街道狭窄,更显得黑暗。但这个古老的住所,第十二区的居民没有一个不认识。上帝使这里住着这位法官,简直是对众人的一种恩赐,正如地上长着百草,让大家拿去医治或减轻百病一样。以下我们要把娇艳的德·埃斯巴夫人想笼络的人物先来一个速写:

包比诺先生因为是法官,经常穿着黑衣服。在一般看人只看外表的人,这服装便是使包比诺显得可笑的原因。谁要保持穿黑衣服的威严,非时时刻刻注意整洁不可,而我们这位包比诺先生偏偏不能把自己收拾干净,来配合条件最苛刻的黑颜色。永远破旧的裤子很像律师做公服用的帆布,平时坐立的姿势又给添上无数的皱纹,有些地方还能看出发白、发红、发亮的条子,表示穿的人不是俭省到极点,便是穷得满不在乎。粗劣的羊毛袜,套在走样的鞋子里搅成一副怪样子。内衣在柜子里放久了,有了似红非红的色调,说明故世的包比诺夫人喜欢多买衬衫,她大概照荷兰人的习惯,一年只洗两次衣服。法官的背心和外套,跟裤子、鞋子、袜子、内衣,完全调和。他觉得不修边幅是最快乐的事:一件新衣服第一天穿上去,他一眨眼就把它染上污迹,跟全部装束打成一片。老头儿直要厨娘告诉他帽子旧得不能再戴了,才去买新的。领带老是听其自然,蜷在那里。打皱的衬衣领口,被公服上的胸饰搅得一团

糟，从来不加整理。灰色的头发是不梳的，胡子一星期只剃两次。从来不戴手套，平时喜欢把手插在空无所有的背心袋里。袋口很脏，差不多永远是破的，使他的衣冠不整多添了一个项目。凡是常在巴黎法院进出，对于各种黑衣服的式样见识最多的人，不难想像包比诺的模样。成天坐着的习惯把他的身体改变很多，正如庭上无穷尽的辩诉使法官听得厌倦不堪，连相貌都变了。审判室大都狭窄不堪，建筑毫无气派，要不一会儿空气就秽浊难闻。一般巴黎的法官在这等地方待久了，当然会显得愁眉苦脸，一方面因为聚精会神而满面皱纹，一方面因为烦闷而郁郁不乐。皮肤憔悴了，不是发青便是发黑，看各人性格而定。总而言之，只要过了相当时间，即使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也会被磨成一架没有血色的机器，专办等因奉此的公事，把法典应用到各种案子上去，像时钟的齿轮一样冷静。

所以上天既给了包比诺一副不讨人喜欢的长相，法官的职业更不会使他的外表变得好看一些。他的骨骼让你看到它的线条很不调和。跟大膝盖、大脚、大手，成为对比的，是一张教士般的、跟小牛面孔有些相仿的脸，没有血色，非常和善，简直毫无精神，配上两只颜色不同的没有光彩的眼睛，一个毫无曲线的塌鼻子，扁平的额角，最后是两只其大无比的耳朵软绵绵地往下挂着。细而稀少的头发，在好几处头螺不规则的地方让人看到脑壳。这张脸只有一个特点能引起看相的人注意，就是嘴唇有一股像神明一样慈悲的气息。那是非常厚实的，颜色鲜红的嘴唇，皱纹多得数不清，曲折很多，翕动不已，表现他有高尚的感情。那是直接跟你的心说话的嘴唇，显出他天资聪明，头脑清楚，目光深刻，心地纯洁。因此单从他瘪陷的额角，无精打采的眼睛，和寒伦的举止上面去判断，你就会误解他的为人。

他的生活和相貌是一致的：忙着一些默默无闻的工作，藏着圣者一般的德行。因为法学深湛，在一八〇六与一八一一年拿破仑改组司法机构的时候，经康巴塞雷斯的推荐，他就成为巴黎高等法

院最早的一批推事之一。但包比诺不会玩弄手段,从来不上大法官或司法部长的门,所以每次更改办法或是有什么人事调动,部长总把包比诺的职位降低一次。从高等法院降到初级法庭,他被善于钻谋与活动的人直挤到司法官的最低一级。终于有一天他被公布为助理推事!法院中人哄哄起来,异口同声地嚷着:“哎哟!包比诺降做助理推事了!”这件不公道的事使律师、执达吏,全司法界的人都大为诧异,只除了包比诺一个;他一点不叫屈。轰动过一阵,大家又觉得世界十全十美,一切事情也安排得十全十美;而所谓十全十美的世界,不用说便是司法界。包比诺就是这样地当着助理推事,直到王政复辟时代一位最有名的司法部长登台,才替那个不声不响、谦恭退让、被帝政时代的大法官们徇私枉法、压在底下的人,出了一口气。当了十二年助理推事以后,包比诺大概到死也不过是一个塞纳省法院的普通法官了。

要解释一个法律界中的优秀人物怎么会佗傺不遇,先得提到几个要点,根据那几点,我们可以揭露他的生活与性格,同时也可在司法界这架大机器里头看出某些关键。包比诺被塞纳省法院前后三任院长列入侦查吏一类,这倒是把意义表示得很恰当的独一无二的名词。他在同事中间并没靠了以前的成绩而得到能干的名气。正如画家被人分门别类一样,包比诺也有人替他决定了归宿,划定了他在本行中的范围。一个画家不是被认为风景画家,便是被认为肖像画家,或是历史画家,或是海洋画家,或是日常小景画家。做这种分类工作的也有艺术家,也有鉴赏家,也有愚夫愚妇。这个是由于妒羡,那个是由于成见,另外一个凭着批评家万能的权威,一致替画家的聪明智慧树立栅栏,以为所有的头脑都有些肉茧。凡是作家,政治家,和一切以特殊才能显露头角而尚未被称为全才的人,都得受到这种狭窄的判断。殊不知法官、律师、诉讼代理人,一切在司法园地中吃饭的人,对任何一件案子都看到两个因素:一个是法律,一个是公道。公道是根据事实来的,法律是把一些原则应用于事实。一个当事人可能在公道方面是对的,在法律

方面是错的，而责任倒也不在推事身上。良心与事实之间有个神秘的区域，藏着一些有决定作用的、法官不知道的、分别是非曲直的理由。法官并非上帝，他的责任是拿事实去适应原则，用一个固定的尺度去衡量变化无穷的争执。倘若当了法官就有本领窥透人的良心，辨别人的动机，而来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，那么每个法官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法国需要六千名左右的推事，而任何一代都产生不出六千个大人物为社会服务，更不可能替司法界找到这个数目的人才了。在巴黎的文明社会中，包比诺的确是一个极能干的推事，靠了特殊的天赋，也靠了他把法律条文放到事实中去琢磨的结果，他认为不假思索的硬性的运用是有缺点的。他凭着法律方面的真知灼见，看透当事人用来遮盖真情的、指东说西的谎话。法官之中的包比诺等于外科医生中的德普兰，他把人的良心看得雪亮，好比那位名医把人的身体看得雪亮。他的生活和操守，使他把事实推敲之下，能体会到别人最隐蔽的思想。他发掘一件案子，仿佛居维埃发掘地球上的泥土。和那位大思想家一样，他未下结论之前，必先一步一步的推论，把别人过去的心理全部挖出来，犹如居维埃把一只上古时代的野兽重新拼凑起来。为了一份报告，他常在半夜里惊醒，因为脑海中突然映出了事情的真相。无论什么官司，老实人无处不吃亏，坏蛋无处不沾光。这种不公平的情形，包比诺见得多了，所以遇到需要猜测的案子，他往往为了公道而违反法律。同僚们认为他不切实际，而他细细推敲得来的理由也使辩论的时间拖得很长。包比诺发觉同僚们听得厌倦了，便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简略。大家说他对这一类案子判得很糟，但他鉴别天赋之高，判断之明白，眼光之深刻，被认为特别胜任预审推事那种辛苦的职务。因此他一生大半都当着预审推事。虽则他的长处很适宜于干这个艰苦的生活，虽则在喜欢他当这个职位的人心目中，他以深刻的犯罪学者闻名，但因为心地慈悲，他老是非常痛苦，被良心与怜悯像一把钳子似的夹在中间。尽管预审推事的薪水比民庭推事高，但委屈太多，谁也不想要这个缺分。包比诺